

○國事耽悞莫了乞訛其心以救危亂事項自
武心奴酋號金稱朕張榜招降搖惑人心耻辱
主上彼且耽耽于入關我于岌岌于存遼經臣是
宗無以有補道之請舉朝相率叩冢宰之命其急
皇上需也豈下救焚其哀乞也奚啻持鉢言者敝
宗心舌望者眼穿而

簡命杳然如故也且開原監軍道作速推補已邀
明旨而推補開原道之官則無着落抑何舛歟
皇上恡官不直今日第冢卿何官今日何時去年

趙煥物故便宜就簡一人而必委署李汝華
今年汝華封印便宜立命新推而直遲疑至
今日今日雖愛此一官究竟必點補一人其
人之速遲何妨而國受其叢挫日甚矣此
皇上自爲耽悞也

皇上取信在輔臣輔臣取信在天下冢卿一缺當
共謀之九卿科道所舉旣公當力請
皇上補牘可焚詔可更請此人不可儻所謂積誠
以感動者非耶何一史繼借也旣催教卜又

票署銓豈有化身歟一銓印也既請正卿又
兼請代署何無特操也直是史繼借噴有煩
言而後周嘉謨始有專揭似此依違能無啟
皇上疑而轉爲厭薄終自塞巷遇之路此輔臣貽
皇上以耽悞也今日之事

皇上雖不得見面輔臣自不得脫肩

皇上萬不容以檢發格套寬緩輔臣當猛然自省
平日章疏何故不下官僚何故不補一日拔
其繫吝之根與輔臣通而爲一輔臣亦萬不

容以疏揭虛浮塗飾天下一旦撤其城府之
障與大小臣工合而爲一自是用一人曉然
與天下共知之行一事灼然與天下共見之
不必婉轉自然直截雷厲風行鼓動域中方
隅多故悉歸劑量何遼左區區一臂足辦已
也而更有大家耽悞者用人遼左豈是等閑
大都始進不慎實用未收如薛國用用而降
降而復改直迨一年之久纔荷畫一之

命則向者既重其人亦宜重其地也又如朱明時

推用未久旋以病歸未必爲張銓之規避亦
且作金礪之沉疴則向者旣視其才亦宜視
其力也卽如闔鳴秦韓原善秉鉞兩道丁艱
一時雖係天行之數非由人之愆但向者旣
用于遼之人不妨備悉其人之詳也此在銓
司鑒前事而規後效在當事諸臣捐小體面
而認大頭顱勿借遼事以用人共期得人爲
遼用擬議至當必其人終始從事底厥成功
則于掃奴穴而洗逆榜之詬辱寧難事哉銓
印塵封已四閱月旦暮必期于得請經臣請
懇諸事強半倚辦職方推補視遼左三道更
要近有破格之議無非爲遼左耽憂今或于
本部叙用或于別衙門議人總期中樞得力
惟恐其人不當復不免于耽誤耳職疏已草
就閱邸報見文書房傳出

聖日見今喪禮大典未完工部事體繁多又無左
右侍郎就是點下旦夕難至吏部印信故爾
斟酌且着別部大臣暫署出自票來夫

聖衷淵邃誠非臣下所能窺識但暫署原係權宜
銓務終虞耽悞見今別部過署誰非兼官此
在輔臣之爭執專職且觀訛心之實焉

○葡遼總督文球題爲遼左奴報狎至望援甚殷
懇乞

勅部速催總兵並

勅各省鎮諸臣再加慎選以求實用以救危遼事
職前有選兵一疏仰瀆

宸聰未蒙俞允忽于遼東經略熊廷弼疏中渙發
繪音出關兵馬就着督臣揀閱煌煌

天語實式臨之夫此一兵也樞臣與廷臣悉心以
計畫之者也各處督撫鎮道諸臣彈力以揆
括之者也沿遼之營伍與腹裏之編戶傾囊
竭澤以幫貼之者也朝廷費多少金錢民間
費多少物力中外臣工費多少籌算纔有此
兵馬如徒以虛數取盈而不求其實用卽滿
此十八萬之數何救于遼事之緩急哉况此
時遼陽一塊土城垣壕塹已修戰車火器已

備可恃無恐需次做去北窺東勦正在此時
近報奴酋盤據關外出沒境內挑我誘我擾
我疲我行將乘其瑕以肆狂逞之謀且出招
降一紙詎逆殊甚令人毛髮上指經臣滿腔
熱血滅此朝食誓不與此賊共蓋載一切修
濬繕造之事凡可以爲戰守計者經臣自饒
爲之所少者只此堪用之兵馬耳原請一十
八萬向猶謂兵家多多益善故寬以議之日
見遼瀋兩處防守已近七萬從此而派虎義
寬襲清撫等處以成碁布星羅之勢約非一
十八萬不可方今見在者若干未到者若干
按數清查刻期督促早日得一日之用樞
臣想自有成議耳惟揀閱兵馬一事職之責
也自抵榆關以來不敢率略從事仰奉

明旨之後益覺踈踏靡遑故每次點驗馬匹分別
等第不堪者發回另換瘦弱者寄關喂養堪
用者出關騎征自分不遺餘力然選兵則難
言矣諸臣各爲封疆每抱泣于屢摘各兵間

關遠涉又藉口于長途紛然沓至到處攢眉
地方惟以得遣出爲幸一望關門有同陷穽
各兵却以得發回爲幸或呻吟以稱病或跟
蹠以粧弱或毀指裂膚以示其不可用或囂
競紛爭或小呼大噪甘心于犯法以僥倖其
不入遼此未選以前之難也一有選汰無處
着落如押以人那得若許之人以解無用之
兵如無人以押之此輩雖幸脫苦海却羞還
故鄉又凜凜于安家之追賠或逃匿以爲非
或聚嘯以釀亂未免貽地方之憂如給以餉
那有若許之餉以養無用之兵如無餉以給
之原係烏合之赤棍誰爲糊口之長物又快
快于異鄉之跋涉或枵腹于道上或委骨于
溝中何以爲多軍之勸此旣選以後之難也
職每至選兵未必一一得當輒爲躊躇者久
之竭其心力矢之天日特去其老弱之太甚
者而已如謂所選之兵人人俱稱超距人人
可備冲突職實不能勝其任而愉快也入遼

之後以訓練爲揀閱經臣想自有勝算耳然
選兵于出關入遼之時不若選兵于初調初
募之時選兵于出關入遼之時甚難而且費
不若選兵于初調初募之時甚易而且省大
都調募之命一下撫道宥嚴以責之鎮道鎮
道宥嚴以責之偏裨有司勿以套數相蒙勿
以體面相徇兵必求其精銳馬必求其壯健
器甲必求其堅利委見任堪用之武弁以統
之又委鎮道之旗鼓中軍以押之約束以紀
律喂養其馬匹如真定戚金所統之三百名
與宣鎮所募之二千名兵馬器甲果屬堪用
何俟職與經臣之覆選爲也夫選兵于山海
不過省出關之行糧耳向使各處慎選有一
兵得一兵之用有一馬得一馬之用而沿途
之廩糧草料所省不旣多乎職雖鎮撫無幾
日職之苦于調募曾屢有疏矣今故爲此苛
責似覺不恕之甚獨計以尋常視兵馬兵馬
亦尋常耳以此時視兵馬經臣饑渴以望之

臂指以倚之異日遼人之性命封疆之利害
陵寢社稷之安危胥于是焉係之遠已危迫望援
孔急將士助予總期共濟職不得不多方以
計之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原議調募兵馬速催入遼勿得逗遛
悞事各處巡撫鎮道諸臣更乞

天語叮嚀各加慎選共襄遼事如有兵馬不堪者
職列其狀以報之部科仍聽部科查照原題
從事職卽欲爲諸臣諱經臣肯爲職諱耶經
臣卽欲爲職諱肯以自己之身名與

皇上之封疆爲諱耶職之懇禱于
皇上與奢望同仇者只此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秋防屆期虜情叵測乞
勅邊臣力振積弛務修實政以保萬全事臣惟防
秋之檄歲一申飭

簡書可畏昭如日星聽蟋蟀而思鼓鼙之聲慮
無不動色相戒何俟臣言奴氛孔熾中外震
驚敵王所懍慮無不同仇枕戈圖得當而後

朝食又何俟臣言惟是援遼之後徵調頻仍
虜方以空虛易我我以空虛自危當此塞草
凝肥胡馬嘶風之日政驕怯相乘之一會及
今不早戒備猝有緩急安所措手足臣不得
不遵循故事再爲提撕邊臣圖爲制禦之長
策謹按各邊情形而僕數之奴酋自陷我開
鐵俛耳歛翼幾一年矣向者意其直搗遼城
又意其渡江窺朝鮮又意其由寬駿趨鳳凰
城下南衛而皆不然惟時特千騎出沒于東

州馬根之間又忽報釋宰賽變幻叵測或欲
陰綴我于東而陽假道西虜由舊遼陽疾走
東昌以出我不意耶說者謂奴且食盡旦晚
必潰人亦有言困獸必鬪臣實懼其困也大
寧朵頤福餘三部虜昔受我羈勒今胡顯與
我抗衡慙酋實不逞于我有二心焉遂謂囚
千餘之餌饑虎可尾耶平虜沙嶺之犯有利
有不利則我之能不能差數見矣薊昌擁護
陵京一牆之外卽爲虜穴往時將吏每每嫗照狗

之去歲高家庄覆轍已大可寒心矣然虜以
敗名入以尋名出封官大計制命闕氏一老
女子寧爲石人薊昌而忘前事耶宣大山西
北虜諸部甚雄黠乃開平積弱極矣青把黃
台吉等酋之就我戎索倖矣胡可屢徼卜素
信信欲起勉以補市賞成事不知夷狄之爭
爲我害和亦非我利而况乎其未必和不聞
近日素酋西約套虜之報乎素之狡且強不
下奴特蘊未大發耳發則五路明暗蟻聚蜂
起偏寧雁門之間所在震動而內地災荒萬
一開釁此又三晉蕭牆之憂也爲虺弗摧爲
蛇若何延綏士馬勁于天下道其常耳孤山
一蹶至今談虎色變儻非保寧波羅之捷稍
警其雄心旋搖尾而旋張目終未可量邇者
奴不遠數千里走書挑吉能糾虜擾我使不
得東授蹕林之會若打太兄弟之修怨未必
不爲奴中也寧夏幅幘綿邈兵難櫛比良定
反成諸酋雜連虎視動見躑躅今自五月以

來東西煽合輒以恢復松山爲口實而宰妻
謀犯蘆塘又見告矣未雨徹桑何以待之固
原雖云近裏距虜稍遠今虎酋聲言移帳偪
我歸德時令番族偵奴犯遼陽消息此其謀
俱不可測萬一套長不戢松海嚮應誰謂虜
遠無事乎其甚可慮者無如掠番蓋牧番制
虜甘肅所恃第恐奋力不任掠將降心而折
入于虜而我力又不能護番以收其心寃之
匈奴右臂斷且復續鳥速以西幾能長有寧
宇哉由斯以談已然之禍在遼左將然之禍
在諸鎮遼左不見于將然其禍大而速諸鎮
不鑒于已然其禍遲而大及是時分布要害
申明紀律臣部何遙問之邊臣邊臣可還質
之臣部至于采名不采實天下容有飾名以
倖成誅文不誅意天下容有巧文以逃罪則
隔垣之見明難逆覩司屬之秘勢難必行邊
事於是乎陰受其敗壞而不可收拾臣與邊
臣所爲憂滋甚耳吾將何道以處此昔者齊

威王烹阿封卽墨齊國大治諸侯來朝夫烹阿何與于治封卽墨何與于一國也賞當功而千萬人知勸罰當辜而千萬人知懼焉爾每嘆邊塞繚繞耳目旣有所紕漏格套相沿手足又有所拘攣其售欺也自下而層累之以至于上今欲問之不可問也其受欺也自上而層疊之以及于下今欲問之不可問也職待罪西陲有年矣綜覈之難備嘗之不敢自多其智蒙蔽之巧亦備嘗之不敢不以爲諸臣告而要之磨勵天下大機權則係乎

皇上矣月令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迎秋于西郊還賞軍帥武人于朝乃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以懲不義誅暴慢今奴賊犯順至姤嫚無等此非不義之尤乎儻

皇上赫然震怒出居總章決策廷臣戰勝

廟堂之上將見百職戮力以除兇四裔聞風而皈命于夷于襄之烈不獨侈頌于前聞矣臣敢因防邊而乞靈

皇上焉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潘忽被兵遼難獨守
門庭洊迫堂奧濱危謹洒血叫

閣以效纓冠急救事項接遼撫周永春塘報知
奴兵二萬騎一從撫順入潘一從東州沙地
入潘又知經臣熊廷弼單騎赴清駿寬鎮等
處分布兵馬而遼陽虛無人僅有劉孔胤在
城潘蓋岌岌乎殆哉勝敗存亡想旦夕間再
有報至經臣歸路有無被截皆不可知以經
臣萬死不顧一生之身此其累革報主之日
矣臣不覺撫膺頓足泣如泉湧慮遼之距潘
總可百餘里而遙潘亾而遼隨之遼亾而山
海薊鎮隨之此破竹之勢

陛下若尚高卧

宮中不出而延見廷臣共商大計從此無缺金
甌定非

陛下有矣然則遂徂天數而隨逆賊天恠之說乎
抑百計回天而頭顱焦爛汲汲爲救焚謀乎

臣書癡素不知兵又彼中情形自塘報後無能遙度但以臣之愚竭臣之惓第一念彼中缺道不足分防立下冢卿登時推用乃口傳天語保無中使之虛詞迺月挨查明是遷延之故智原可一句判斷而反至費詞轉多似出滑稽有同兒戲中間線索莫曉從來

陛下但推本至誠若真實不肖棄遼卽真實不忍缺遼道而冢卿之命可卽沛也第二宜

宣諭經臣一年以內共享太平皆爾功力爾復以孤身病體親出調度而奴兵壓瀋爾不知從何路回還爾于戰守機宜相時酌用但使奴來爾能堅守遼陽一塊土卽不愛高爵厚祿爲爾顯爵雖經臣命世英豪勸不以賞而陛下軫念勞人則萬宜出此矣第三宜念道將數人勤劬浹歲卧薪嘗膽奮不顧身速下

溫綸勸勉激發至犒賞軍士經臣有疏撫臣有疏兵垣兵部有疏皆不報令人莫解臣考征倭事宜欽賞銀原出內帑臣前歲疏中曾以兩

部不能執爭爲言今念

皇上阿堵營心所惓惓者在此不在彼自不得不責之兩部但在兩部毋得互推如戶部切勿云賞軍事關司馬如兵部切勿云錢穀隸在司農合照數平攤一面差官解運一面題知一面閣臣擬詔隨後請發但要懇切真詞令軍士讀而泣下有投醪挾纊之感也第四傳檄督撫諸臣遼瀋警至廣寧立時救援廣寧兵空山海立時接濟至永平之濟山海薊鎮之濟永平一步進前一步務如常山蛇首動尾應乃保無虞第五薊鎮內護

神京外防強虜咽喉重地合屯重兵

世宗朝戚繼光練精銳可二萬足當一路長城而今竟成往事矣徐光啓練兵八千急須前移薊鎮不但奴來能禦而京師所恃無恐全在于此第六密雲道缺日久邇日懇請者但知遼道急而不知密雲亦急蓋京師附近道分惟此爲最預擇有才望者充之而併以儲異

時遼薊一帶之用可也第七陣亡文武官將如劉綰潘宗顏輩此時而尚不優卹更待何時失事如李維翰楊鎬李如栢李如楨今日而尚無處分更待何日宜急

勅禮兵部限三日內分別懲勸具疏上聞第八本兵只靠黃嘉善一人楊應聘物故尚猝未及補祁光宗候代又緩不及來甘肅舊撫旣復乞骸合將新撫速推以便光宗交代敦趨赴部仍諭不許過家以致逗遛妨誤部事其楊

應聘缺卽當推力才有餘者縱涵養不足亦在所略但留以備一時邊差緩急所重在才不必如平常論人之爲拘拘也若職方司更屬要緊選擇而使自是與遼道並急者矣第九各處徵兵仍宜催促如土官秦氏請添調三千五百之數合早爲檄取以成一隊原疏所乞資釜一一議給以壯女丈夫之氣而爲鬚眉男子者媿也第十勤王二字原不宜出口張皇但恐萬一京師有事各邊及近畿輔

省分若督若撫何妨密劄相通每處于本等
兵外各練得萬餘人預爲早備卽如保定近
在畿輔所資保障更切撫臣韓浚旣已病聞
何不遂聽其高尚以便另推而儻再酌議馳
延所所誤者大矣第十一司農李汝華當此
重肩難卸代替無人務將兵餉本折綱領一
力擔承留都鼓鑄何以力行水利屯田何以
修舉須卽日入朝大家商確至山東司仍以
張國銳而此外添設遼東司取有精神有才
智者庶能勝任而愉快乃自臣去春言之今
歲左光斗薛鳳翔又言之而尚寂無一語比
何以解焉卽國銳仍宜策勵本職如添設未
舉而先自卸肩是兩誤之道也他若遼餉司
單郎中又以憂報具題更代可須臾少緩耶
第十二大小內外要緊各官懸缺甚夥除遼
道自應單䟽若其餘諸缺在冢卿得旨之後
須將應補官員不拘新推舊推總䟽列名輔
臣密揭只求將此總䟽票擬是之一字一了

百當盡斬葛籐免多煩聒而如再有姑俟檢發之

旨反檢查原疏之旨與夫知道了之旨俱徑自封還使人人得營職業而在在藉有干城未必不繫于此舉也以上一十二款或臣所曾言不嫌于復或衆所共言不嫌于摺或臣與衆皆未言不嫌于創總之語不擇音件件要圖言言實事亟知掘井後時無益消渴然病者明知必死尚假醫療以冀生路于一線臣亦盡此區區而已矣蓋臣昨于逆榜一事每誦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語而未嘗不歔歔飲泣感憤欲死也以魯仲連不肯帝秦向欲赴東海而死若外夷小醜稱朕稱汗稱

皇上爲徽欽使仲連見之不知何狀故臣謂制軍旅者則宜死綏寄事任者則宜死職有言責者則宜死言記言動者將書四十八年奴酋有逆榜而主不知辱奴酋尅撫清開鐵未已也又欲尅潘而主不知辱則宜死筆夫越之

于吳隣國也越已滅吳而范蠡徒以會稽之辱尚請伏誅今未見功而先受辱且以未見天朝而受外夷小醜之辱較受辱隣國者辱乃滋甚臣謂在廷諸臣盡當請范蠡之誅以附于主辱臣死之誼况古人言不見用如此干剖茅焦烹今以補官常事至廷臣舌敝穎禿

皇上深居稱病付之不見不聞無限忠言盡歸流水廷臣只得合詞洒血請死宮門若臣九年侍從疏無慮數十百未一報可今復尾廷臣後多言頌稱更祈立時剖臣烹臣以爲人臣居言路不能以言悟主者之戒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疏濱發接李光榮塘報始知奴酋到瀋而賀世賢柴國柱兩將堵截而去臣不勝喜懼交集喜者喜其暫去猶是社稷之靈懼者懼其佯去而旋來如再來而堵截不住將若之何哉

皇上惟亟下臣疏令諸當事斟酌施行諸當事亦乞採擇臣言不以迂漫無當棄則臣厚幸也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爲遼勢危急堪憂邊道緊要難緩輿情共鬱
聖慮宜周謹合詞控籲恭候

明旨事該臣等于十八日據塘報東賊二萬餘騎分犯河南北遼潘岌岌乎殆哉嗣得李光榮揭柴賀二總兵統兵堵截奴兵暫退夫其來之勢甚惡可懼也其退之情甚狡猶可懼也何也奴兵屯駐近塞原不止二萬其以二萬人者蓋以嘗我虛實而今虛實且爲彼所窺矣故暫退以懈我備將悉衆以壓我境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懲于前而愆于後則防之道當預耳爲今之計在在屯堡急宜設備在在彈壓急須得人若只恃兩監軍道出騎駐瀋陽奉集而經略孑然一身幾守孤城恐居中不能應外顧後不及瞻前三韓大事不幾危乎進而山海又進而

陵京愈迫愈危有臣等所不忍言者故今舉朝皇皇禱祀而求黠豕卿者曰教職大選急選廷

試貢生甘肅巡撫兵部左侍郎職方郎中急
而臣等以爲急中之最急者又莫過遼左之
道臣乃作速推補有旨批發原疏有旨延跲
數日猶爾遲疑或者

皇上厭臣等之煩數激聒故急而示之以緩乎臣
等亦知激聒爲罪煩數爲罪而無奈時勢艱
危不能延待矣即于冒鈇鉞亦所不敢辭也
謹瀝血補牘文華門恭候

明旨萬乞

皇上俯念臣等迫切至情立刻點用吏部仍乞

勅卽日到任推補遼東各道等官臣等曷勝戰悚
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海運煩增財力大匱謹
陳萬難之狀勉摠一得之愚仰冀

聖明軫念事山東司案呈准巡撫山東王在晉揭
稱先該職等題爲

云

云

等情除具題外具揭

到部看得奴酋狂逞以來我師敗衄之後徵
兵遠逮于四方索餉遍及于閭里所在騷

月無寧口真有民窮財盡之嗟深慮竭澤焚
林之釁臣實惴惴在懷故凡一切條議每加
搏採必期輿論僉同人情樂赴者方敢施行
今東省以凋瘵之餘復罹疊徵之厄較之他
省其苦倍加固不待言矣但登萊爲航海門
戶自古經營東事必先此地空勢使然也况
今援兵雲集遼左玉粒桂芻行伍有枵腹之
悲士馬無飽騰之歡經臣奏揭迭至如救焚
噬臍無及斯時尤議多掣肘謀屬道傍陸運
旣費侈而難繼海運又叵測而疑遲倘變亂
倅發于一時禍不獨中于遼而止今撫臣長
慮却顧旣爲東人請命尤爲遼事圖安疏稱
可憂者五所艱難所不可知者各四內如先
該督餉部院議派東省本色六十萬石半輸
百姓半召商人蓋恐全出于民不免追呼之
擾而攘攘之世坐使農商子母權宜易于措
辦耳不意淮商憚于涉險裹足不前更議責
成于官而昂其價值糴運于民運三十萬石

濟青登萊四府均出其招買三十萬石登萊
分任二十五萬石濟青分任五萬石以敷額
數米價不致騰踊小民獲沾微利楚弓楚得
誠調劑之善算也雖云爲數甚多憂于不足
然上年往往南販淮揚今宜先儘東省以足
派額則聚集必廣自可充裕無憂矣至于裝
運之船隻或分投催募撐駕之水手或厚賞
招揀船具須精堅適用起運則次第發行交
納則嚴禁勒需舟人之偷竊何以防之輸運

之憔悴何以慰之事在各省有司克供厥職
誠心任事更賴院道諸臣鴻猷石畫加意振
剔之耳如道路迂迴礁礮間阻必募熟諳之
人豐其犒賞以爲向導若夫天昊觸忌颶颶
鼓濤問之長年相時開發卽不能保海不揚
波亦權其利多害少而已朝廷大張撻伐欲
修鯨鯢築京觀咸願精衛啣泥神人驅石竟
如漭瀆者何其合用船隻餉部自當催促完
備急行發運其原疏雖有可憂者五艱難及

不可知者各四然五議既行則諸事可幾而
理矣所有應議五款相應臚列覆請伏候
聖明裁允容臣部咨行該撫按及經餉二臣照款
施行庶東民少甦征役之苦而危邊可免匱
乏之憂矣

一曰減編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遼餉歲費數
百萬那借已窮勸輸不應所恃者加派抽扣
而已今徵調輓輸在在告減彼以歲歉求寬
則加派之數又成烏有誤餉必致悞遼悞遼
兼以悞國此宇內何等光景而臣可輕啓其
端哉况原設加派一年者免帶徵一年加派
二年者免帶徵二年又緩徵四十五年以前
拖欠其最後加派一厘登萊爲有海運減去
一半朝廷可謂寬恤之至矣若槩求減編恐
一處減而各處援例額餉虧多遼兵何食呼
庚禍發誰執其咎此其端不可開而臣不敢
任者惟賢有司真心愛民火耗添封盡革常
例小民亦必樂輸以急公矣然在道府鼓導

有方綜核有法如有司果能多方通融一塵不染百姓不苦者據實特薦且有損此加耗因而潤囊者徑行叅處庶民不病于加賦而吏治益清矣又如御史房壯麗疏陳嚴禁秤頭火耗已覆奉

嚴旨臣部另行嚴催而寰海之內歲月已久未見特叅一人則信厲民者在無藉之橫徵不在毫釐派取也所宜再行催取以儆有位伏候

聖裁

卅

一曰扣解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東省坐派海運六十萬石每石查糴價腳價約費一兩須用六十萬金而合通省所存新舊遼餉止有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視數尚虧一半據議欲將京邊起解錢糧扣留以充糴運之本似屬便宜長策惟是東事以來餉分新舊恐頭緒混雜出入不明如前此登萊二府海運共動舊餉司民運數萬兩將年分互異就費許多查等此近事之明徵也今果扣留

京邊必須那新補舊自此奸猾易于影冒薄
書祇覺煩鞅且用者取見在之逸必妨九邊
年例之需此臣等所以始終持分餉之議也
然而遼事終不可廢糴資終不可無查得該
省有實在倉穀七十六萬石除一年留地方
備荒尚該一半穀二十八萬石折米可得十
八萬石矣尚欠十二萬石應用銀十二萬兩
卽將四十八年加派銀內照數動支以爲糴
運之費其該省京邊錢糧仍舊題解則運事
旣襄諸邊有賴矣伏候

聖裁

一曰兼運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東省地土高
阜民多播麥往往穩歲夏熟不續入秋早可
濟用今二麥已熟市糶又賤議將二麥與米
豆兼收有無貴賤通融誠便民之善計也合
無將所派本色六十萬石之內兼收二麥三
分之一運發遼鎮給散軍士仍視兵之南北
酌與之多寡必投其欲然五穀亦何種不可

食哉是在隨時斟酌以果軍腹再酌價值俾之適均耳伏候

聖裁

一曰預備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海運漸已就緒遼事結局無期一歲之輸僅供一歲之食則預爲運轉之計豈容遲緩况山左旱澇靡常苟遇凶歲升合皆殄十八萬嗷嗷之衆能枵腹荷戈戰哉是必于豐收之歲廣爲糴貯以待來年底糧餉不致中絕而海運可以長行然而預糴必須糴資無銀總屬空談查該省有四十八年加派之銀分毫未經起解若盡留爲預糴之用儘可充用合聽彼中動支前項加派銀兩及時收糴隨便堆囤安置如法封記惟嚴無令耗蠹致多虧折蓄艾之謀計無出于此者伏候

聖裁

一曰屯種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天地有自然之利百姓無不竭之財遼事茫無底止財力

安得不匱則亟舉屯種以贍軍儲不宜後矣
據稱金復海蓋間多膏腴沃壤近爲草萊荒
土是棄自然之利而倚有盡之財非計也又
稱海道差官偵探絕無險阻夷可深入儻膏
腴之地爲賊所據則委積之儲爲賊所有藉
寇賞糧我中大患若遼陽中關無糧則登萊
禍害轉切此可寒心也况今兵馬初集以戰
則不足以守則不支或于軍伍中挑其脆弱
者萬人而仍選慣習農事者將之屯于復蓋
古者一夫百畝八口無饑若以萬人耕耨儻
雨賜時若畚鍤力勤獲之可供八萬人矣旣
省輓輸之苦又免晚巾之呼足食之道端在
于此合無移咨督撫責成各道躬親踏勘計
人授土計土授糧計所得粟米若干或抵歲
運常數或備一時不敷誠經久善圖也伏候

聖裁

○戶科給事中李若珪題爲國家外侮難甘自振
宜力伏望上下交儆以雪國耻以保

宗社事夫自有遼事以來覆師殞將陷地屠城罹
二百餘年所未有之慘禍四十八載所僅見
之慘辱乃

皇上不以爲辱諸臣亦不以爲辱而奴復辱之自
稱曰朕曰汗擬

皇上于徽欽聞者始相顧而怒曰何物賊酋敢干
侮上至此哉然而諸臣憤怒職則痛哭何也
孟軻氏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孔子曰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不意

皇上聰明神聖度越前朝而時事光景不無一二
有似于末宋者職請得直言無諱可乎宋蔡
京行結糴俵糶之法括盡民財曾孝序謂民
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不用其言卒
至民窮盜起今四海困窮人心思亂援兵枵
腹急如焚溺

皇上尤不出朽蠹以拯燃眉一切摻求殆盡地畝
之加派無已不顧刻盡于心頭事例之名色
太多寧無有傷于國體宋當窘急之際詔諸

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然尤賴李綱之言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慮重困也今畿內何地也所賴股肱重郡出死力以禦門庭護陵寢以固根本者乃以累歲之饑荒當援兵之孔道且貨料之供匠役之徵悉就近株求而車牛騾馬又復重困之今則仍欲募兵也萬一都門有警遠望勤王何異取水于西江乎于時家戰戶守一無所恃又安望效死而民弗去也今正當求兵以實畿內反欲空畿內以顧外邊根本先虛萬有餘慮援兵脫逃于昌鎮盤據于近郊且聞一股掠山右一股搶五臺蓋此輩投首恐軍法之誅藏躲無置身之地挺而走險行糧化銷又不能北走胡南走越哨聚劫奪勢所必至况今無爲白蓮等數千里同風而都門把捉畿南搖手實煩有徒安知無草澤豪傑乘機中起斬木揭竿一呼百應是卽清溪之方臘而河朔之宋江也竟不聞當事者作何處置焉宋楊時言今日之

事當以收拾人心爲本人心不附雖有高城
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宋主不聽坐致倒
戈今人心渙散自朝廷以至邊方所在解體
誠費收拾然最急者孰有如犒賞官軍一事
彼其背鄉井離骨肉目覩河骨竟銷烽火還
家無日自必死尚不能徼分毫之賞慰一
飽之望即使素教之民亦有可慮而况烏合
未練之衆又屯雜處夫兵猶火也恐不戢自
焚之禍有不獨在脫逃者乃三十萬火急之
犒賞仍煩議奏而未卽發也尚謂內有人乎
金幹離不自得郭藥師益知宋之虛實因以
爲鄉道懸軍深入矣奴酋同李永芳等運籌
決策戰勝攻取如入無人之境且奸細間諜
多半遼人我旣不能西間諸虜又不肯東慰
朝鮮以遼守遼已成望梅以夷攻夷終歸畫
餅而以中國攻中國奴反得勝算焉亦可慨
已宋童貫爲三路大師棄軍逃歸朝廷置而
不罪故王方平之徒相繼而遁遼事自寬李

維翰後遂有陽勦陰和失機陷將之楊錡遂
有按兵觀變掩敗欺君之李如栢兄弟何以
至今不殺耶三軍激勵惟此刑威釋此不問
後有效尤喪無日矣宋當金人犯邊則下有
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陽抑之今冢卿之推
既有成擬乃事愈急而上愈緩言愈急而上
愈厭不費一些檢査而故用以推辭寧費許
多傳宣而終吝一是字舉朝莫曉其故天下
不知所爲不謂熙朝聖主作此難解古怪事
也宋當金兵報入天長黃潛善尤聽浮屠說
法或有問邊耗者尤以不足畏告之及帝渡
江江上之人錯認黃諤爲潛善罵之曰誤國
誤民皆汝之罪潛善亦不以爲辱今樞臣自
受事以來經多少喪敗曾有一毛畏心否耐
多少彈射曾有一毫忌憚否然更有隱憂焉
從來國家之禍未有不始于蒙蔽者請亦以
宋事例之宋事之壞大都由于中旨後有不
類御批者人亦不敢問遂使韓侂胄引進羣

小流禍無窮今

中旨變而爲口傳矣卽如冢卿一事竟自發票何等直截何故借口中涓驚傳夜半夫夜半口傳豈絲綸之體况語多纖婉殊不似

皇上口吻且其婉轉也若不易而更正也又不難就理機關莫可端倪想衆人不知而閣臣未有不不知者若曰知益覺可畏宋程頤因哲宗有恙而輔臣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王輔諫徽宗微行謂張邦昌曰此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曾此不知焉用彼相前見輔臣問安之揭有云

聖恙漸平與否

御膳漸增與否職皆不及知連日問之醫官內侍亦無有知者職不勝疑懼切謂國步多艱

九重邃密正當使渙汗大號如日中天而宮府內外無釜鬻之隔後可今輔臣問安而內侍醫官皆不應獨不可寒心哉知與不知總爲亂階此舉朝所共疑在輔臣爲朝廷計與自爲

計皆當以死生去就爭者奈何不悚然懼也
自奴酋抄傳我邸報偵探我情形中國事體
皆所稔知以上數款正奴所喜談而竊笑者
兼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彼其視遼東一塊
土直几上肉耳則志安得不大兵安得不逞
耶事勢不窮則不變人情不激則不興困心
衡慮而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此正其時惟
在君父之自振之耳自振云何在

皇上莫若信在諸臣莫若耻賞罰不行則不信用
舍不決則不信朝令而夕更則不信獲內以
拒外則不信飾套詞以誑臣下則不信尋題
目以箝人口則不信有財而言無財則不信
口言遼急而心不急則不信多生猜疑則不
信令人難測則不信

皇上一自反而可得也不做實事孤朝廷之養
則無耻不求盡心咎時事之難爲則無耻占
風望氣樹黨招徒則無耻夤緣請托納賄行
私則無耻寧拂清議不敢拂人情則無耻寧

負朝廷不敢負中官則無耻自爲好官由人
笑罵則無耻回護隱忍知而不言言而不盡
則無耻諸臣一自反而可得也

皇上反則信信則人任大法小廉文經武緯一振
而諸臣振矣諸臣反則耻耻則近勇同心戮
力共念分猷衆振而國振矣此所謂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者也職感時傷心不勝流涕
冒昧上言殊多死罪伏乞

皇上垂察採納慨然臨御面命輔臣及九卿科道
今後務要上下書成交相圖治共雪國耻仍
令諸臣各將用人行政急切要務分欵彙奏
一併允行則

宗社生靈之幸也

○通政使司通政使姚思仁題爲逃兵拒捕殺人
處分再難延緩懇乞

聖明立賜宸斷以肅軍政以弭亂本以保萬安事
職接得順天巡撫喻安性奏稱有延綏遊擊
袁大有統兵援遼兵馬一千餘各行至昌平

地方有七百餘名棄伍脫逃去訖等情嗣後
薊遼總督有奏巡按御史有奏關御史有
奏兵科有奏兵部有奏諸臣咸慮此七八百
人者結隊而前鼓行而進直走中原則兩河
聚掠之饑民或投入而猖獗旋轉山西則河
曲盜曠之好賊或構引而稱亂鯁鯁焉不勝
私憂過慮迄今已三四十日而尚未奉有

明旨昨接延綏總兵蕭如薰爲招撫逃兵事中途
逃兵已至忻州搶掠殘害地方見兵追捕乃

敢傷人且傷把總及至五臺拒捕殺傷官兵
過定襄越靜業今已馳至神木欲投草地等
情始知前此諸臣之心不爲私憂過計而前
此諸臣之言不啻燭照數計矣竊謂立國必
有紀綱行軍必有紀律而行軍之紀律卽立
國之紀綱故亂行必誅非爲一卒也奸命必
誅必爲一時也法也者用少而禁者遠所以
規天下也唐元貞間淮西防秋兵四千吳少
誠誘之使逃德宗立遣李泌發兵防遏勿令

濟河夫四千弱兵何足介意乃至天子臨軒
宰相出鎮親率禁旅一鼓而織之生擒六十
餘人送京師悉腰斬于鄜州軍門以令防秋
之衆今日之逃兵雖無合營盡殲之理然而
招撫正法二者俱不可偏廢正法之典當加
于不恤軍士之將領與倡妖言之奸徒招撫
之仁當施于聞言搖惑之脅從與沿途不擾
之士卒袁大有任職遊擊分爲主帥平居旣
乏投醪挾纊之澤以結軍心于前臨時又無

持危定傾之術以收叛黨于後鼠伏獸竄草
間求活此何可置之不問當遣錦衣衛官校
拿解來京或行延綏撫臣依律究擬至于逃
兵七百餘人始自延綏近抵昌平奔馳四五
千里一路秋毫無犯雖或被惑潛逃終非素
蓄異志姑開一面之網暫免參夷之誅令其
各赴所在官司投名出首查訪首倡妖言一
二人拿送解京梟首于各省募兵必由之路
以正軍法其餘諸人許其自新與之更始儻

再怙終不悛欲投草地卽將本犯父母妻子
盡行誅戮此輩雖冥頑不靈未有不顧其父
母妻子者一遵國法卽吾赤子决不食言以
失朝廷之大信也昔羽林虎賁擅害征西將
軍魏主不問高歡見之而散財結客職愚以
爲今日此番舉動關係不小行間悍卒傾耳
側聽以窺朝廷之淺深山海奸雄延頸企望
以卜國家之輕重儻逆奴苟延于天誅則徵
兵斷不容已如苟且姑息之政行則召禍釀
亂之機伏領餉則駢肩比足而來臨敵則舉
頭掉臂而去宇內雖廣兆民雖衆誰復有一
夫一卒肯出死力以捍衛我疆場哉危矣危
矣職因是而竊有不平于衷者經云賞不踰
時罰不旋踵劉縱潘宗顏趙夢麟等捐軀死
事踰一年而不聞有延賞廟食之恩非所以
爲勸也若楊嗣李如栢李如楨等喪師失律
踰一年而不聞正守備不設之罪非所以爲
懲也援遼之將領卧甲霜天枕戈夜月不沾

一階一級之秩而不出門庭之彭元錦坐受
五府崇階褫奪未行出關之健兒數珠晨炊
折桂夜秣不沐一錢一金之賜而殺人擄人
之逃軍坐享安家銀兩而追奪未加近閣部
建議頒

勅一道發銀三十萬兩解赴遼陽以慰勞將帥撫
按士卒此安邊籌國之至計斷不可已亦斷
不可遲伏願

皇上查以前臣奏逃軍章疏盡發下部會議處分
而賞邊三十萬金每事曲加節省以完此局
庶幾軍政精明紀律震肅

宗社無疆之體端在是矣

籌遼碩 畫卷之四十五終

宗壇無黷之鬻歲五矣矣

燕與軍如辭門縣幹靈顯

而賞數三十萬金每車曲賦積皆以宗典爲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六

庚申孟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右諭德周炳謨題爲國勢日陵強仁宜亟謹循
職掌進陳舊事以備省覽懇乞

聖明師古圖新以保

宗社事臣聞欲威外者先治內欲知今者先考古
蓋天下譬則一身而治天下譬則療病受病
之處今人不異于古人用藥之方今案多同
于前案藥以瞑眩愈疾方以苦口收效自古